



中医基础理论

阴阳五行

任应秋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阴阳五行学說，是祖国医学的中心思想。古代記載阴阳五行学說的书很多，而素問、灵樞所言，則純从医学运用立說，保存其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之本来面目。故本书所述，多以素問、灵樞两书为依据，旁及諸家，使讀者在不太多的時間内，对阴阳五行学說有較系統而扼要的理解，俾更有助于研习祖国医学，进而能运用于临床診斷、治疗和攝生各方面。

本书重点提出了阴阳五行的两大規律，这是近代很少有人給以适当确定的，作者大胆地提出来，希望能引起爭鳴。卷末附录河图洛书淺說、阴阳互根論、五行生克論、阴阳治法大要論四篇，可与正文互相发明。

本书对于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基础理論者，都可作为参考。

阴 阳 五 行

任 应 秋 編 著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西路200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字數 40,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統一書号：14119·920

定 价：(八) 0.18 元

叙 例

阴阳五行学說，是中国古代哲学“本根論”的主要內容，无論言道、言氣、言理，都不能舍弃阴阳五行。据汉书艺文志，阴阳十六家，凡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五行三十一家，凡六百五十二卷。然书皆不傳，虽或散見于諸籍，已不复自成体系。今能見者，惟隋蕭吉五行大义，中多引古佚书，尚能窺測其崖略而已。

古代阴阳五行学說，多駁杂而不純，如淮南、如易傳、如管子、如汉书、如春秋繁露等，无不如此。惟素問灵樞所言，則純从医学的运用立說，不牵涉历史、社会諸問題，最接近原始的、素朴的辩证唯物主义之本来面目。抑且学习祖国医学，尤其是学习素問、灵樞的理論，不先弄清楚阴阳五行的道理，便不得其門而入，不容易把医学理論系統地联系起来。本书編写的主要目的，即欲使讀者对阴阳五行学說，在不費太多的時間內，能够获得較系統的理解，而为治祖国医学之要籍。

本书提出了阴阳五行的两大規律。而阴阳五行的規律，很少有人給以适当的确定。作者亦不过是抛磚引玉，大胆地提出来，引起对阴阳五行学說修养有素的学者和大家的注意，并愿共为爭鳴，互相討論，使阴阳五行的基本規律这一問題，能得出較好的結論来；若以本书所談的即为定論，則非知我者之言。

要弄清阴阳五行规律的企图，在于能借此更好地研究整理祖国医学。因而本书亦联系着素问、灵枢所谈的生理、病变、诊断、治疗、摄生各个方面来叙述。但所叙述的，亦不过是例举的方式而已，不能說医学中阴阳五行之理，毕于是矣。

素问、灵枢，不仅是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渊藪，亦是素朴的阴阳五行学说較有系统而仅存的典籍。因此本书在叙述中，除必要之处略引它书而外，絕大部分皆以素、灵两书为依据，这样便于对素、灵两书的学习。

河图与洛书，是古代推衍阴阳五行象数唯一的两个公式。諸书所載，理均深諱难曉。作者昔年曾撰淺說一篇，未曾披露，特附于书末，供讀者参考，对理解阴阳分太少，五行論生成諸理，不无小补。

安东石寿棠先生所撰阴阳互根論、五行生克論、阴阳治法大要論三文，載于先生所著的“医原”上卷，分別将阴阳五行諸理，貫通于医学理论和临证治疗中叙述，即事論理，深入浅出，切实而不浮泛，細說而能条貫，确是实用的好文章。而“医原”这书又流傳不广，知者甚鮮，作者特予分节断句，附于书末，以补本书之不逮也。

时或見到討論阴阳五行的文章，輒列生克圖环图，意在帮助說理，未尝不是好事。但五行土居中央，这是不易之理，今以土与四行并列圓环，而四行的方位亦任意布置，如医宗金鉴等书，实始为之；作者认为文字已足以說明其理，无須画蛇添足也。

任 应 秋

識于北京 1959 年 11 月

目 次

一、前言	1
二、阴阳五行的发现	3
三、阴阳五行学說击破了神权迷信	7
四、阴阳学說的基本規律	11
1. 两体合一	12
2. 动静升降	14
3. 終始嗣續	16
4. 两极反复	18
五、五行学說的基本規律	21
1. 生治	24
2. 承制	25
3. 亢乘	26
4. 胜侮	27
六、阴阳五行学說在医学中的运用	28
1. 生理	29
2. 病变	31
3. 诊断	33
4. 治疗	35
5. 摄生	37
七、結語	39

附录:

河图洛书浅说.....	44
阴阳互根论.....	51
五行生克论.....	53
阴阳治法大要论.....	56

一、前 言

阴阳五行学說，是祖国医学的中心思想；学习祖国医学而不先弄清楚阴阳五行的道理，其事必倍費，其学必无成。不信，請看明代張景岳先生的意見。他說：

“凡診病施治，必須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綱領。阴阳无器，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以证而言，則表为阳，里为阴；热为阳，寒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氣为阳，血为阴；动为阳，靜为阴；多言者为阳，无声者为阴；喜明者为阳，欲暗者为阴；阳微者不能呼，阴微者不能吸；阳病者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以脉而言，則浮大滑数之类皆阳也，沉微細瀯之类皆阴也。以药而言，則升散者为阳，斂降者为阴；辛热者为阳，苦寒者为阴；行氣分者为阳，行血分者为阴；性动而走者为阳，性靜而守者为阴。此皆医中之大法。至于阴中复有阳，阳中复有阴，疑似之間，辨須的确，此而不識，极易差訛，是又最为紧要。然总不离于前之數者。但两氣相兼，則此少彼多，其中便有变化，一皆以理測之，自有显然可見者。若阳有余而更施阳治，則阳愈熾而阴愈消；阳不足而更用阴方，則阴益盛而阳斯灭矣。設能明彻阴阳，則医理虽玄，思过半矣。”——傳忠录：阴阳篇

張氏之說，好象是只談阴阳而不及五行，其实阴阳实为五行所衍生，言阴阳，五行即在其中。如張氏所言动者、升者，皆木之性也；明者、热者，皆火之性也；靜者、守者，皆土之性也；

歛者、降者，皆金之性也；暗者、寒者，皆水之性也。所以周敦頤(1)說：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化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說

物体的阴阳两面，不断地一动一静的运动着，五行万物，均由此而化生；因此，阴阳为五行之合，五行为阴阳之分，阴阳中各具五行，五行里互含阴阳。正如素問所說：

“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天元紀大論

天为阳，地为阴；风为五行木之氣，热为五行火之氣，湿为五行土之氣，燥为五行金之氣，寒为五行水之氣，是五行之氣，不断地在天地阴阳中变化着。如何變化呢？天阳地阴，上下异位，地阴之氣，由左而升，天阳之氣，由右而降，左升右降，即阴阳上下交通之所由，亦即五行之氣变化所从出。如地阴初从左升，而为春季风木之氣；升而至极，而为夏季热火之氣；升已而降，天阳初从右降，而为秋季燥金之氣；降而至极，而为冬季寒水之氣。凡此变化，阴阳虽不可得而見，而五行的水火，确为阴阳所在的验证。春木之氣初升，为万物发生所由始；秋金之氣初降，为万物收成所由終。金木水火，阴阳終始

之氣，无一不有賴于土之变化，阴阳五行不可割离的关系有如此者。

凡此阴阳五行的关系，在認識自然界現象的变化是如此，在認識人体中的生理現象也是如此，并借此构通了人体与自然界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是祖国医学理論之所从出。所以說，如果不把阴阳五行的道理尽先会通，是很难进入祖国医学理論的大門的。

二、阴阳五行的发现

远古人类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不断地接触到日往、月来、白天、黑夜、晴天、阴雨种种两极現象的变化，便很自然地产生了阴和阳两个观念。尤其是农业发展至殷代，已成为主要的生产，这从卜辞⁽⁸⁾中所述及关于农业的情况，便可以知道。由于人們重視农业生产，自然就会引起重視农业上的、正确的時間观念。例如古代最古老的一首民歌說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世紀：击壤歌

他們的作息時間，完全受着日出日入的支配，日出为阳，日入为阴。所以管子亦說：“日掌阳，月管阴。”(四时篇)是阴阳在早期人类的观念中，不过是正和反两个方面的現象。

正因为人們由于生产不断发展的关系，而重視時間阴阳的变换，所以我国的历法，亦早在殷代便創始了。殷代的历法，是以太阳为准则的，所以他們紀月的方法是以月的圓缺一次

为标准。月有大建小建，又必須与太阳年合，因而便置閏月。阴阳的概念便愈来愈扩大了。如左傳医和說：

“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

——昭公元年

这不仅說明一年当中的四季五节，由于阴阳諸氣的变化而发生，亦开始把自然界的氣候变化运用于医学上了。这里虽是阴、阳、风、雨、晦、明并言，实则风与明均为阳氣，雨与晦均为阴氣，所以以后一般地均言阴阳，而不以六气并称了。例如国語說：

“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周語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所而鎮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周語

“阴阳次序，风雨时至。”——周語

阴阳的概念，至此已大大推进一步。他們首先认为自然界的阴阳变化，是有一定的秩序的。阴阳的本身，实代表着两种极巨大的自然力。其次認識到阴阳变化的秩序如果捣乱了，自然界就要发生变异。

五行观念，最迟亦是在殷代便已开始发生了。也是殷人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出来的。其发生的过程，可能是先有五方观念，再对五材（五种材物）有具体的認識，逐漸再发展为認識事物变化有規律的五行。胡厚宣氏說：

“殷代确有五方之观念，則可由卜辞证之。如帝乙帝辛时卜辞有曰：己巳五十貞困岁商受年，王夙白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此卜商与东南西北四方受年之辞也。商者，亦称中商。……中商而与东南西北并貞，則殷代

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之观念明矣。……然则，此即后世五行說之滥觞。”——論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稱謂之起源

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說明，五方观念和一年的春夏秋冬加上中节互相配合，循环不已，年复一年，是和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联的。卜辞中还有关于四方风雨的記載。例如：

“癸卯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天象門

为什么一雨要問东南西北的方向呢？在当时的殷人看来，不同方向的风雨，結合到农业生产上說，可以发生不同的作用，因而产生他們对不同方向风雨的看法。这对后世的五行說，仍有极大联系的。

这五方观念，不断地发展，到了春秋时候，人們便很清楚地認識了自然界存在着五种物质元素，是水、火、金、木、土。如左傳說：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襄公二十七年

五材，杜預注云：“金木水火土也。”文公七年又載：“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昭公二十五年又載：“用其五行。”國語鄭語亦云：“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魯語云：“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而尚書大傳解說得尤为切要，它說：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資生也，是为人用。”——洪范

这些都十足地說明了水、火、金、木、土，无非是五种人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而已。

阴阳五行成为一种学說，并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是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的事。因为在这以前，中国唯物主义哲

学重点在于说明宇宙万有的生成和发展的原因，对于自然界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的根据涉及的便很少。至于有关人类本身的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疾病现象的说明就更加不够了。自从阴阳五行成为一种学说，成为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原则，也是古代自然科学的原则以后，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释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它的内在的联系性，显然比单纯地用“道”或“气”来解说更具有说服力，更能较为深刻地反映事物的矛盾对立和相互关联。所以郭沫若氏说：

“在神权动摇的时代，学者不满足于万物为神所造的那种陈腐的观念，故尔有无神论出现，有太一、阴阳等新观念产生。对这种新的观念犹嫌其笼统，还要更分析入微，还要更具体化一些，于是便有原始原子说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出现。万物的构成，求之这些实质的五个大元素，这思想应该算是一大进步。”——十批判书

的确，阴阳五行说在古代，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水、火、金、木、土五种不同的阴阳元素互相配合而成的。成分简单的东西，构成它的原素就较简单；比较复杂的东西，如生物、人类，就是由五种元素在复杂条件之下的阴阳变化互相配合而产生的。自然界中，一切东西都不能离开这五种物质元素。所以素问说：

“夫五运(义同五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天元纪大论

意思即是说：宇宙的运动，是按照五行生克、阴阳对等的原则而进行的。所以万物因之而有规律，生命因之而有变化，生杀因之而有往复，以至生生化化，无穷无尽(神明之府)

的了。

这种素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学说，随着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进一步的结合，竟从这五种不同的阴阳物质的属性中抽象出来而为之演释了。如尚书说：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

——洪范

水之性湿润而下流；火之性炎烈而上升；木性本柔，能曲复能直；金性虽坚，可从火化而变革；土性善于变化，为稼穡所从出。照这样演释出来，一切事物，凡具润下之性的皆为水，凡具炎上之性的皆为火，凡具曲直之性的皆为木，凡具从革之性的皆为金，凡具稼穡之性的皆为土；只须从其属性分类，便不必是指实物了。润下、从革、稼穡皆属阴，炎上、曲直皆属阳。

总之，阴阳五行都是在说明客观存在的物质，由于古代人们先认识到物质之存在，更进而认识其不同的属性，分析其不同的运动，以至发展而为素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阴阳五行学说。这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不可知的。

三、阴阳五行学说击破了神权迷信

前面已经谈到，阴阳五行早在殷代的时候便已萌芽了。但不等于说殷人已有阴阳五行的学说。相反，殷人在种族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形成后，他们思想上普遍存在着“天”和“鬼”的观念。因为自种族国家建立以后，社会上阶级壁垒就形成了，

有所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了。最大的一位統治者，自然是殷國王。他們心目中，天上的至高无上者是天帝，也称做上帝；在人間的至高无上者是國王，也称做皇帝。天帝有如父亲，皇帝是天帝的儿子，所以称做天子。做儿子的，一切都得服从父亲的命令。于是做天子的所行所为，都可說是天帝的意志。于是所有的被奴役的人都得服从，不服从的話，不仅是違背了天子，而是違背了天帝，因而人人对天帝都怀有畏敬的心情。尙书說：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

訓

尙书里象这类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殷人在氏族制时代，崇拜“玄鳥”，这玄鳥是他們的图腾⁽⁸⁾。后来又崇拜“夔”，这夔是他們的祖先。無論拜“玄鳥”与拜“夔”，都是殷人“尙鬼”的事例。殷人对“天”的观念，一直被周人承襲了，所以周人取得殷政权以后，仍然是必恭必敬地崇奉上天，和拜禱神祇。周书說：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庙弗祀。”——泰誓

受即殷紂王。周武王伐殷，指責殷紂不祀上帝神祇、不祀宗庙为罪大恶极，并借此而以为伐殷的理由之一；可見周人对“天”的观念，并不次于殷人。周武王伐殷商胜利了，便严肃地布告說：

“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尙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周书：武成

其意若曰：上天有美意(天休)，使我执掌周朝的大权，神

祇亦幫助我取得戰爭的勝利，現在居然有了众多的老百姓來擁護我，我亦無愧于天神了。

可見殷周之際，天帝鬼神等觀念是很濃厚的。尤其是上層的統治者更為濃厚，因為這樣才有利於統治。但多數的被統治者，由於不堪統治者的壓榨，終於懷疑到不會有這樣殘酷而極不公道的天神；從古代詩歌里很顯然看得出他們逐漸對天神的抱怨、懷疑，甚至要革命。詩經說：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癘成飢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大雅：召旻

天老爺太不好呀！給我們这么大的災害，弄得到處都遭到餓荒的痛苦，老百姓都各自逃亡了，數不清的田土房舍都荒蕪了。抱怨的結果，就是對天神的否定，因而他們便說：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竟由人。”——詩小雅：十月之交

人民大眾的罪孽，並不是什麼上天所給予的；所有的紛爭與騷亂，都是由人——統治者——所製造出來的。接着就是要挺起胸膛來干，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他們說：

“天命不弼，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十月之交

所謂天命，那是靠不住的，我不能再象過去那樣愚蠢了，朋友們！我們應各自拿出豪邁的精神來干。如前面所引尚書大傳洪范所說的：“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一段文字，充分說明那些受壓迫的奴隸們，理直氣壯地要爭取掌握水、火、金、木、土這五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其意思即是說：什麼上帝呀！組成世界的只是水、火、金、木、土五種物質原素而已。殷

周人从被压迫中提出了这一真理，这一素朴的唯物論。这素朴的唯物論竟能取天命而代之，在当时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进步。

到了西周末年，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族有土地变而为私有，奴隶生产变而为佃农生产），贵族没落，工商业抬头，过去“学在官府”的制度，逐渐变为学术下及于庶人了。史記說：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記时，君不告朔，故曆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禘祫廢而不統。”——
历书

过去住在官府里的那一批人物，由于他們自身的处境与职务，对现实与天神的比較观，往往具有較清醒的自觉；而他們的自然科学知識，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相对地逐渐摆脱天神观念。当然他們还不是彻底的无神論者，他們的时代，他們的身分和教养，都还不允許他們直接否定天神。但尽管如此，他們已經不用鬼神而用五行来解釋万物的构成。他們已經不用天帝而用阴阳来解釋自然界的变动。前面所提出的易傳、洪范、左傳、國語等所說的阴阳五行材料，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群众对真理的发现，和学术思想的大轉变，于是，万有之无限多样性的統一，漸次从阴阳学說中表达出来，宇宙的規律性，漸次从五行学說的和諧体系中暗示出来。因而我們說，阴阳五行学說在古代是神权迷信的勁敌，它是首先击破了神权迷信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如果說阴阳五行学說是一种迷信，这是多么的不公道呵！

当然，我們亦不能忘記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如子思、鄒衍、董仲舒⁽⁴⁾之流，用阴阳五行說来論证所謂有意識的、有

人格的天，把素朴的阴阳五行完全神秘化了。但既非阴阳五行說的本來面目，尤其与医学范围内所談的阴阳五行內容，有本质上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談。

四、阴阳学說的基本規律

阴阳，應該說是两种事物有属性的統一體。两者属性之間，既有它相对的一面，也有它相成的一面。从自然界言，有天便有地，有昼便有夜；天为阳，地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天与地的关系，既是相互对待的，又是相互依存的。昼与夜的关系，也是相互对待的，又是相互依存的。这就是天阳地阴、昼阳夜阴两者属性之所在，而不可分割的。他如上之于下，上为阳，下为阴；南之于北，南为阳，北为阴；东之于西，东为阳，西为阴；大之于小，大为阳，小为阴；男之于女，男为阳，女为阴；氣之于血，氣为阳，血为阴；推而至于百、千、万、亿、兆的事物，无不各有其阴阳的关系存在，也就是无不有其相互对待、相互依存的属性联系。素問說：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阴阳离合論

王冰注云：“一，謂离合也。”阴之于阳，离则为两，合则为一，离即为对待，合即为依存；这一离一合，即是两者的属性联系所在。相反，两者之間不存在有这种属性的，便无阴阳之可言了。正因为两者之間都有其阴阳的属性存在，按照其相互之間的发展規律运动着，毫无休止的时期，正如周敦頤所說：